

新

齊

諧

新齊諧卷四

隨園戲編

呂蒙塗臉

湖北秀才鍾某唐太史赤子之表戚也將赴秋試夢文昌神召跪殿下不發一言但呼之近前取筆向硯上蘸極濃墨塗其臉幾滿大驚而醒慮有污卷之事意忽忽不樂隨入場僦在號簷中假寐見有偉丈夫掀其號簾長揖綠袍乃關帝也罵曰呂蒙老賊你道塗抹面孔我便不認得你麼言畢不見鍾方悟前身是呂蒙心甚惶悚是年獲雋後十年選山西解梁知縣到任三日往謁

武廟一拜不起家人視之業已死矣

鄭細九

揚州名奴多以細稱細九者商人鄭氏奴也鄭家主母
病革忽蘇矍然而起曰事太可笑我死何妨不應托生
於細九家爲兒以故我魂已出戶到半途得此消息將
送我者打脫而返言畢道口渴索青菜湯家人煮與之
嚙少許仍仆於床瞑目而逝須臾鄭細九來報家中產
一兒口含菜葉啼聲甚厲嗣後鄭氏頗加恩養不敢以
奴產子待也

替鬼作媒

江浦南鄉有女張氏嫁陳某七年而寡日食不周改適張姓張亦喪妻七年作媒者以爲天緣巧合婚甫半月張之前夫附魂妻身曰汝太無良竟不替我守節轉嫁庸奴以手自批其頰張家人爲燒紙錢再三勸慰作厲如故未幾張之前妻又附魂於其夫之身罵曰汝太薄情但知有新人不知有舊人亦以手自擊撞舉家驚惶適其時原作媒者秦某在旁戲曰我從前既替活人作媒我今日何妨替死鬼作媒陳某既在此索妻汝又在此索夫何不彼此交配而退則陰間不寂寞而兩家活夫妻亦平安矣何必在此吵鬧耶張面作羞縮狀曰我

亦有此意但我貌醜未知陳某肯要我否我不便自言先生既有此好意卽求先生一說何如秦乃向兩處通陳俱唯唯忽又笑曰此事極好但我輩雖鬼不可野合爲羣鬼所輕必須媒人替我剪紙人作輿從具鑼鼓音樂擺酒席送合歡杯使男女二人成禮而退我輩才去張家如其言從此兩人之身安然無恙鄉隣哄傳某村替鬼作媒替鬼作媒

鬼有三技過此鬼道乃窮

蔡魏公孝廉常言鬼有三技一迷二遮三嚇或問三技云何云我表弟呂某松江廩生性豪放自號豁達先生

嘗過泖湖西鄉天漸黑見婦人面施粉黛貿貿然持繩索而奔望見呂走避大樹下而所持繩則遺墜地止呂取觀乃一條草索嗅之有陰靈之氣心知爲縊死鬼取藏懷中徑向前行其女出樹中往前遮攔左行則左攔右行則右攔呂心知俗所稱鬼打牆是也直衝而行鬼無奈何長嘯一聲變作披髮流血狀伸舌尺許向之跳躍呂曰汝前之塗眉畫粉迷我也向前阻拒遮我也今作此惡狀嚇我也三技畢矣我總不怕想無他技可施爾亦知我素名豁達先生乎鬼仍復原形跪地曰我城中施姓女子與夫口角一時短見自縊今聞柳東某家

婦亦與其夫不睦故我往取替代不料半路被先生截
住又將我繩奪去我實在計窮只求先生超生呂問作
何超法曰替我告知城中施家作道場請高僧多念往
生呪我便可托生呂笑曰我卽高僧也我有往生呪爲
汝一誦卽高唱曰好大世界無遮無礙死去生來有何
替代要走便走豈不爽快鬼聽畢恍然大悟伏地再拜
奔趨而去後士人云此處向不平靜自豁達先生過後
永無爲祟者

鬼多變蒼蠅

徽州狀元戴有祺與友夜醉玩月出城步回龍橋上有

藍衣人持傘從西鄉來見戴公欲前不前疑爲竊賊直
前擒問曰我差役也奉本官拘人戴曰汝太說謊世上
只有城裡差人向城外拘人者斷無城外差人向城裡
拘人之理藍衣者不得已跪曰我非人乃鬼也奉陰官
命就城裡拘人是實問有牌票乎曰有取而視之其第
三名卽戴之表兄某也戴欲救表兄心疑所言不實乃
放之行而堅坐橋上待之四鼓藍衣者果至戴問人可
拘齊乎曰齊矣問何在曰在我所持傘上戴視之有線
縛五蒼蠅在焉嘶嘶有聲戴大笑取而放之其人惶急
踉蹌走去天色漸明戴入城至表兄處探問其家人云

家主病久三更已死四更復活天明則又死矣

江寧劉某年七歲腎囊紅腫醫藥罔效隣有饒氏婦當陰司差役之事到期便與夫異床而寢不飲不食若痴迷者劉母托往陰司一查去三日來報曰無妨也二郎前世好食田雞剝剝太多故今世羣雞來嚙相與報仇然天生田雞原係供人食者蟲魚皆八蜡神所管只須向劉猛將軍處燒香求禱便可無恙如其言子疾果痊一日者饒氏睡兩日夜方醒醒後滿身流汗口呿喘不已其嫂問故曰隣婦某氏兇惡難捉冥王差我拘拿不料他臨死尙强有力與我格鬪多時幸虧我解下纏足

布捆縛其手裁得牽來嫂曰現在何處曰在窗外梧桐樹上嫂往視之見無別物只頭髮拴一蒼蠅嫂戲取蠅夾入針線箱中未幾聞饒氏在床上有呼號聲良久乃蘇曰嫂爲戲大虐陰司因我拿某婦不到重責三十板勒限再拿嫂速還我蒼蠅以免再責嫂視其脣果有杖痕始大悔取蒼蠅付之饒氏取含口中睡去遂亦平靜自此不肯替人間查陰司事矣

嚴秉璠

嚴秉玠作雲南祿勸縣縣署東偏有屋三間封鎖甚嚴相傳狐仙所居官到必祭嚴循例致祭其妻某必欲觀

之屢伺門側不得見一日見美婦人倚窗梳頭妻素悍妬慮惑其夫率奴婢持棒衝入亂毆美婦化作白鵝繞地哀鳴秉玠取印叩其背遂現原形委地墮胎而死胎中兩小狐也嚴取硃筆點其額兩小狐亦死取大小狐投之火中自此署中無狐而嚴氏亦無恙又一年其妻懷孕生雙胞頭上各有一點紅如硃筆所點妻大驚而殞嚴以痛妻故未幾亦病亡小兒終不育

奉新奇事

江西奉新村民李氏婦生產三日胎不下其姑率三女守之以倦故又請鄰婦三人輪流守護一婦姓孫有兒

尙襁褓不能同往乃交托外婆家而率長子名鍾者同往鍾已弱冠人學慮夜間寂寞乃持書一卷往次日將午其門內絕無人聲戚里疑之打門入則產婦死於床七人死於地七人中六人衣服面目無他異惟氣絕而已獨孫秀才身尙端坐右手執書如故其左臂自肩以下全身燒毀直至脚底黑如煤炭合村大噪鳴於官急相驗命且掩埋亦無從申報也此事彭芸楣少司馬爲

祭言

智恒僧

蘇州陳國鴻彭芸楣先生丁酉鄉試所取孝廉性好古

玩家園內有種荷花缸年久不起陳命扛起閱其款識
缸下又得一罈黃碧色花紋甚古中有淤泥朽骨數片
陳投骨於水攜罈入室夜夢一僧來曰我唐時僧智恒
也汝所取磁罈乃我埋骨罈速還我骨而土掩焉陳素
豪曉告友朋不以爲意又三日其母夢一長眉僧挾一
惡狀僧至曰汝子無禮貪我磁罈拋撒我骨我訴之不
理欺我老耳我師兄大千聞之不平故同來索汝子之
命母驚醒命家人遍尋所棄之骨僅存一片問孝廉則
已迷悶不省人事矣未十日而病亡

三斗漢

三斗漢者粵之鄙人也其飯須三斗粟乃飽人故呼爲三斗漢身長一丈圍抱不周鬚虬面黑乞食于市所得莫能果腹一日之惠州戲于提督軍門外雙手挈二石獅去提督召之則仍雙挈石獅而來提督命五牛曳橫木于前三斗漢挽其後用鞭鞭牛牛奮欲奔終不能移尺寸提督奇其力賞食馬糧使入伍學武乃跪求云小入食需三斗粟願倍其糧提督許之習武有年馳馬輒墜箭發不中乃改步卒鬱鬱不得志而歸遊于潮州值潮之東門修湘子橋橋梁石長三丈餘寬厚皆尺五衆工構夫架數十人挽之莫能上三斗漢從旁笑曰如許

衆人頽面汗背猶不能升一條石塊耶衆怒其妄命試之遂登架獨挽而上衆股栗橋洞故有百數辛卯年圯其三郡丞范公捐俸倡修見此人能獨挽巨石費省工速遂命盡挽其餘賞錢數十千不一月食盡去莫知所之或云餓死於澄江

蘇南村

桐邑有蘇南村者病篤昏迷問其家人曰李耕野魏兆芳可曾來否家人莫知漫應之頃又問答以未曾來曰爾等當着人喚他速來家人以爲謾語不應乃長嘆欲逝家人倉皇遣健足奔市購紙轎一乘至則見輿夫背

有李耕野魏兆芳字樣乃恍然悟急焚之而其氣始絕
與夫姓字乃好事者戲書也竟成爲真亦奇

葉生妻

桐城邑西牛欄鋪界葉生筆耕餬口父兄業農乾隆癸
卯春佃其族人田於牌門庄閭宅移居於是其妻年十
八素端重寡言忽發顛慢罵其音不一惟罵李某喪絕
天良毀我輩十人塚蓋造房屋好生受用將我等骸骨
踐踏污穢葉生不解詢鄰老始知房主李某於康熙時
平墳架屋事實有之乃詰其妻云平墳做屋實李某事
於我何干妻答云當時李某氣傲甚高我等忍氣不言

多出遊避之今看爾家運低故在此洩忿罵音中惟此
厲聲者最惡其九音偶爾相間亦畧平和生許以拆屋
陪塚答云屋有主人爾不能擅拆盍往商量生奔請李
姓來其妻引至堂西兩正屋內指示曰此二槨也此四
墳也其牖旁乃二女墳我墳在牀後墻下李問爾何人
答云我阮姓字名年二十二前明正德間儒生讀書白
鶴觀戲習道教竟成羽士偶爲貪色踰墻被辱自縊葬
此十人中惟我受踐踏污穢更苦故我糾合伊等同來
李云汝骨在何處答曰正中一塚掘下三尺見棺黑色
者是我也李躊躇不敢掘鬼罵不息遠近觀者修羅而

至有問必答或燒紙錢求之其九鬼亦從旁勸解音皆
自其妻口中出縊鬼罵曰汝等九個賭賊得受葉家紙
錢彼此趕老羊快活便來勸我麼自是九鬼無聲惟縊
鬼獨鬧生請羽士禳解屬塾師陳某作薦送文鬼大笑
曰不通之極某故事用錯某處文詞鄙俗況送我文當
求我不應以威脅我塾師慚赧唯唯而已道士誦經畧
錯必加切責生之戚有程氏哲家素豐方到門鬼曰富
翁來矣當脩好茶章孝廉甫與生有姻將到鬼曰文星
至矣求爲我作募誌章口占一律贈之曰當年底事竟
投繯遺體飄零瘞此間茅屋妄成將拆去高封誤毀已

培還從茲獨樂安黃壤還望垂憐放翠鬟他日超升藉
法力直排閻闔列仙班鬼謝曰蒙漿太過乎有風流罪
過安能排閻闔列仙班乎惟五六二語見教極是吾遵
命去矣臨去呼葉生字告之曰吾不受道士懺悔受文
人懺悔亦未忘結習故也爾盡鐫詩墓石以光泉壤生
妻瞑目無言越一日乃醒

七盜索命

杭州湯秀才世坤年三十餘館於范家一日晚坐生徒
四散時冬月畏風書齋窗戶盡閉夜交三鼓一燈熒然
湯方看書窗外有無頭人跳入隨其後者六人皆無頭

其頭悉用帶挂腰間圍湯而各以頭血滴之泚泚冷濕
湯驚迷不能聲適館僮持溺器來一衝而散湯墮地不
醒僮告主人急來救起灌薑湯數甌醒具道所以因乞
回家主人喚肩輿送之天已大明家住城隍山脚下將
近山湯告輿夫不肯歸家願仍至館中未至山脚下望
見夜中七斷頭鬼昂然高坐似有相待之意主人無奈
何仍延館中遂大病身熱如焚主人素賢爲迎其妻來
侍湯藥未三日卒已而蘇謂妻曰吾不活矣所以復蘇
者冥府寬恩許來相訣故也昨病重時見青衣四人拉
吾同行云有人告發索命事所到黃沙茫茫心知陰界

因問吾何罪青衣曰相公請自觀其容便曉矣吾云人不能自見其容作何觀法四青衣各贈有柄小鏡曰請相公照如其言便覺龐然魁梧鬚長七八寸非今生清瘦而貌前生姓吳名鏘乃明季婁縣知縣七人者七盜也埋四萬金于某所被獲後謀以此金賄官免死托婁縣典史許某轉請於我詐匿取二萬以二萬說我我彼時明知盜罪難遁拒之許典史引左氏殺汝璧將焉往之說請掘取其金而仍殺之我一時心貪竟從許計此時悔之無及乃隨四人行至一處宮闕壯麗中坐衮袍陰官色頗和吾拜伏堦下七鬼者捧頭於肩若有所訴

訴畢仍挂頭腰間吾哀乞陰官官曰我無成見汝自向
七鬼求情吾因轉向七鬼叩頭云請高僧起度多燒紙
錢鬼俱不肯其頭搖於腰間獰惡殊甚開口露牙就近
來咬我頸陰官喝曰盜休無禮汝等罪應死非某枉法
某之不良在取爾等財耳但起意者典史非吳令似可
緩索渠命七鬼者又各以頭裝頸哭曰我等同伊索債
非索命也彼食朝廷俸而貪盜財是亦一盜也許典史
久已被我等咀嚼矣因吳令初轉世爲美女嫁宋尚書
牧仲爲妾宋貴人有文名某等不敢近今又託生湯家
湯祖宗素積德家中應有科目今年除夕渠之姓名將

被文昌君送上天榜一入天榜則邪魔不敢近我等又
休矣于載一時尋提非易願官勿行婦人之仁陰官聽
畢蹙額曰盜亦有道吾無如何汝姑回陽間一別妻孥
可也以此我得暫蘇語畢不復開口妻爲焚燒黃白紙
錢千百萬竟無言而卒湯氏別房諱世昌者次年鄉試
及第中進士入詞林人皆以爲填天榜者所抽換矣

陳清恪公吹氣退鬼

陳公鵬年末遇時與鄉人李孚相善秋夕乘月色過李
閒話李故寒士謂陳曰與婦謀酒不得子少坐我外出
沽酒與子賞月陳持其詩卷坐觀待之門外有婦人藍

衣蓬首開戶人見陳便却去陳疑李氏戚也避客故不入乃側坐避婦人婦人袖物來藏門檻下身走入內陳心疑何物就檻視之一繩也真有血痕陳悟此乃縊鬼取其繩置靴中坐如故少頃蓬首婦出探藏處失繩怒直奔陳前呼曰還我物陳曰何物婦不答但聳立張口吹陳冷風一陣如冰毛髮凜冽燈熒熒青色將滅陳私念鬼尙有氣我獨無氣乎乃亦鼓氣吹婦婦當公吹處成一空洞始而腹穿繼而胸穿終乃頭滅頃刻怨輕烟散盡不復見矣少頃李持酒入大呼婦縊于床陳笑曰無傷也鬼繩尙在我靴告之故乃共人解救灌以薑湯

蘇問何故尋死其妻曰家貧甚夫君好客不已頭止一
釵拔去沽酒心悶甚客又在外未便聲張旁忽有蓬首
婦人自稱左鄰告我以夫非爲客拔釵也將赴賭錢場
耳我愈鬱恨且念夜深夫不歸客不去無面目辭客蓬
首婦手作圈曰從此入卽佛國懽喜無量余從此圈入
而手套不繫圈屢散婦人曰取吾佛帶來則成佛矣走
出取帶良久不來余方真然若夢而君來救我矣訪之
隣數月前果縊死一村婦

陳聖濤遇狐

紹興陳聖濤者貧士也喪偶遊揚州寓天寧寺側一小

廟廟僧遇之甚薄陳見廟有小樓扃閉問僧何故僧曰樓有怪陳必欲登乃開戶入見几上無絲毫塵有鏡架梳篦等物大疑以爲僧藏婦人不語出過數日望見美婦倚樓窺陳亦目挑之婦騰身下已至陳所陳始驚以爲非人婦曰我仙也汝毋怖爲有夙緣故耳欵接甚殷竟成夫婦每月朔婦告假七日云往泰山娘娘處聽差陳乘婦去啟其箱金玉爛然陳一絲不取代扃鎖如初婦歸陳私謂曰我貧甚而君頗有餘貲盡假我屯貨爲生業乎婦曰君骨相貧不能富雖作商賈無益且喜君行義甚高開我之箱分文不取亦足敬也請資君衣食

自後陳不起炊中饋之事婦主之居年餘婦謂陳曰妾所畜金已爲君捐納飛班通判赴京投供即可選也妾請先入京師置屋待君陳曰娘子去我從何處訪尋曰君第入都到彰義門妾自遣人相迎陳如其言後婦人兩月入都至彰義門果有蒼頭跪曰主君到遲娘娘相待久矣引至米市衛衛則崇垣大廈奴婢數十人皆跪迎叩門如舊會服侍者陳亦不解其故登堂婦人盛服出迎攜手入房陳問諸奴婢何以識我曰勿聲張妾假君形貌赴部投捐又假君形貌買宅立契諸奴婢投身時亦假君形貌以臨之故皆認識君因私教陳曰若何

姓若何名喚遣時須如我所囑毋爲若輩所疑陳喜甚
因通書于家明年陳之長子來知父已續娶後母入房
拜見母慈恤倍至如所生于亦孝敬不違婦人曰聞兒
有婦何不偕來明年可同至別駕任所長子唯唯婦人
贈丹車費迎其妻入京同居忽一日門外有少年求見
陳問何人少年曰吾母在此陳問婦人婦人曰是吾兒
妾前夫所生也喚入拜陳并拜陳之長子呼爲兄居亡
何婦假日也不在家長子亦外出妻王氏方梳粧少年
纔嫂有色排窻入擁抱求歡王不可少年強之弛下衣
以陰示嫂莖頭無肉而有毛尖挺如立雖王愈畏惡大

呼乞命少年懼奔出王之裙褶已毀裂矣長子夜歸被酒見妻容色有異問之具道所以長子不勝忿拔几上刀尋少年少年已卧就帳中斫之燭照一狐斷首而斃陳知其事驚駭懼婦人假滿歸必索其子命乃卽夜父子逃歸紹興官不赴選一錢不得着身貧如故

長鬼被縛

竹墩沈翰林厚餘少朋友張姓同學讀書數日張不至問之張患傷寒甚劇因往問候入門悄然將升堂見堂上先有一長人端坐仰面視堂上題額沈疑非人戲解腰帶脅縛其兩腿長人驚轉面相視沈叩以何處來長

人云張某當死余爲勾差當先來與其家堂神說明再動手勾捉沈以張寡母在堂未娶無子胡可以死懇遣計緩之長人亦有憐色而謝以無術沈代懇再三長人曰只一法耳張明日午時當死先期有冥使五人偕予自其門外柳樹下入冥中鬼饑渴久得飲食卽忘事君可預設二席置六人坐君候于門外柳樹邊有旋風自上而下卽拱揖入門延之入座勤爲勸酬視日影逾午則起散張可以免沈允諾卽入語張家人屆期一一如所教張至已刻已昏暈當午惟存一息外席散而神氣漸復沈大喜歸月餘夜夢前長人作痛楚狀攢眉告曰

前爲君畫策張君得延一紀入學且當中某科副車舉
二子而余以泄冥事爲同輩所告責四十板革役矣余
本非鬼乃峽石鎮挑脚夫劉先今遭冥責不復能行起
尙有三年陽數未終須君語張君給日用費終我餘年
沈語張張卽持數十金偕沈買舟訪之果得其人方以
癱疾卧床乃拜謝床下以所鐫金贈之而返張後一如
夢中所語

西園女怪

杭郡周姓者與友陳某游邗上主某紳家時初秋尙有
餘暑所居屋頗隘主人西園精舍數間頗幽靜面山臨

池二人移榻其中數夜安然一夕步月至二鼓入室將
寢聞庭外步屢聲徐徐吟曰春花成往事秋月又今宵
回首巫山遠空將雨髣髴兩人初疑主人出遊旣而語
氣不類披衣竊視見一美女背欄干立兩人私語未聞
主人家有此人且裝束殊不似近時得母世所謂鬼魅
者此乎陳少年情動曰有此麗質魅亦何妨因呼曰美
人何不入室一談庭外應聲曰妾可入君獨不可出耶
陳拉周啟戶出了復見人呼之隨呼隨應而人不可得
尋聲以往若在樹間審視之則柳枝下倒懸一婦人首
二人駭極大呼首墜地跳躍而來二人急奔避入室首

已隨至兩人關門盡力抵之首嚙門限咋咋有聲俄聞
鷄鳴首跳躍去至池而沒兩人追天明急移住舊所各
病瘧數十日

雷誅營卒

乾隆三年二月間雷震死一營卒素無惡蹟人咸怪
之有同營老卒告于衆曰某頃已改行爲善二十年前
披甲時曾有一事我因同爲班卒稔知之某將軍獵臯
亭山下某立帳房于路旁薄暮有小尼過帳外見前後
無人拉入行姦尼再四抵攔遺其褲而逸某追半里許
尼避入一田家某悵悵而返尼所避之家僅一少婦一

小兒其夫外出傭工見尼入拒之尼語之故哀求假宿婦憐而許之借以已褌尼約以三日後當來歸還未明卽去夫歸脫垢衣欲換婦啟篋求之不得而已褌故在因悟前倉卒中誤以夫褌借去方自咎未言而小兒在旁曰昨夜和尚來穿去耳夫疑之細叩踪跡兒具告和尚夜來哀求阿娘如何留宿如何借褌如何帶黑出門婦力辯是尼非僧夫不信始以詈罵繼加捶楚婦逼告鄰佑鄰佑以事在昏夜各推不知婦不勝其冤竟縊死大早其夫啟門見女尼持褌來還并藍貯糕餌爲謝其子指以告父曰此卽前夜借宿之和尚也夫悔痛杖其

子斃于婦柩前已亦自縊鄰里以經官不無多累相與殞殮寢其事次冬將軍又獵其地土人有言之者余雖心識爲某卒而事既寢息遂不復言曾密語某某亦心動自是改行爲善冀以蓋愆而不虞天誅之必不可追也

青龍黨

杭州舊有惡少插血結盟刺背爲小青龍號青龍黨橫行閭里雍正末年臬司范國章擒治之死者十之八九首惡董超竟以逃免乾隆某年冬夢其黨數十人走告曰子爲黨首雖幸逃免明年當伏天誅董惶恐求計衆

口計惟投保叔塔草庵僧爲徒力持戒行或可幸免董
夢覺訪之塔下果有老僧結草棚臥坐誦經重長跪泣
涕自陳罪戾願度爲弟子老僧初猶遜謝既見其情真
乃與剪髮爲頭陀今日間誦經夜沿山敲木魚念佛號
自冬至春修持頗力四月某日從市上化齋歸小憩土
地祠朦朧睡去見其黨來促曰速歸速歸今夕雷至矣
董驚覺踉蹌歸棚天已昏黑果有雷聲董以夢告僧僧
令跪已膝下兩袖蒙其頂而誦經如故不數刻電光繞
棚霹靂連下或中棚左右或中棚右樹如是者七八擊
行不得中少頃風雷俱止雲開見月老僧謂難已過掖

以起曰從此當無事矣輩驚魂少定拜謝老僧出棚外忽電光燦然震霆一聲已斃瓦上

陳州考院

河南陳州學院衙堂後有樓三間封鎖相傳有鬼物康熙中湯西崖先生以給諫視學其地亦以老吏言屬其樓如故時值盛暑幕中人多屋少杭州王秀才張中州景秀才考祥居常以膽氣自壯欲移居高樓湯告以所聞不信斷鎖登樓則明窗四敞梁無點塵愈疑前言爲妄景榻于樓之外間王榻于樓之內間讓中一間爲起坐所漏下二鼓景先睡王從中間持燭歸寢語景曰人

言樓有崇今數夕無事可知前人無膽爲書吏所愚景
未答便聞樓梯下有履聲徐徐登者景呼王曰樓下何
響王笑曰想樓下人故意來嚇我耳少頃其人連步上
景大窘號呼王亦起持燭出至中間燈光收縮如螢火
二人驚急添燒數燭燭光稍大而色終青綠樓門洞開
門外立一青衣人身長二尺面長二尺無口無鼻
而有髮髮直豎亦長二尺許兩人大聲喚樓下人來此
物遂側身而下窺外四面啾啾然作百種鬼聲房中什
物皆動躍二人幾駭死至鷄鳴始息次日有老吏言先
是溧陽潘公督學時歲試畢明日當發案潘已就寢將

三更忽聞堂上擊鼓聲潘遣僮問之值堂吏云頃有披
髮婦人從西老棚中出上階求見大人吏以深夜不敢
傳答曰吾有疾欲見大人陳訴吾非人乃鬼也吏驚仆
鬼因自擊鼓署中皆惶遽不知所爲僕人張姓者稍有
膽乃出問之鬼曰大人見我何碍今旣不出卽煩致語
我某縣某生家僕婦也主人誑我色姦我不從則鞭撻
之我語夫夫醉後有不遜語渠夜率家人殺我夫喂馬
次早入房命數人抱我行姦我肆口詈之遂大怒立捶
死埋後園西石槽下沉寃數載今特來求申言畢大哭
張曰爾所告某生今來就試否鬼曰來已取第二等第

十三名矣張入告潘公公折十三名視之果某生姓名也因令張出慰之曰當爲爾徹府縣查審鬼仰天長嘯去潘次日卽以訪聞徹縣果于石槽下得女屍遂置生于法此是衙門一異聞而樓上之怪究不知何物也王後舉孝廉景後官侍御

符離楚客

康熙十二年冬有楚客冒易山東由徐州至符離約二鼓北風勁甚見道旁酒肆燈火方盛入飲卽假宿焉店中人似有難色有老者憐其倉迫謂曰方設饌以待遠歸之士無餘酒飲君有耳房可以暫宿引客進客饑

弱甚不能成寐聞外間人馬喧聲心疑之起從門隙窺見店中匝地皆軍士據地飲食談說兵間事皆不甚曉少頃衆相呼曰主將來矣遠遠有呼噉聲咸趨出迎候見紙燈數十錯落而來一雄壯長髯者下馬入店上坐衆人伺立門外店主人具酒食上舖啜有聲畢呼軍士入曰爾輩遠出久矣各且歸隊吾亦少憩俟文書至再行未遑衆諾而退隨呼曰阿七來有少年軍士從店左門出店中人閉門避去阿七引長髯者入左門門隙有燈射出客從右耳房潛至左門隙窺之見門內有竹床無睡具燈真地上長髯者引手撼其頭頭卽墜下放置

床上阿七代捉其左右臂亦皆墜下分置床內外然後
倒身卧于床阿七搖其身自腰下對裂作兩段倒于地
燈亦旋滅客悸甚飛趨耳房以袖掩面卧輾轉不能寐
遙聞鷄鳴一二次漸覺身冷啟袖見天色微明身乃卧
亂樹中曠野無屋亦無墳堆冒寒行三里許始有店店
主人方開門訝問客來何早客告以所遇并問所宿爲
何地曰此間皆舊戰場也

徐氏疫亡

正壬子冬杭城徐姓嫁女某家杭俗彌月行雙回門
翌是日壻飲于徐徐爲設榻廳樓下壻就帳未寢聞樓

時有行步聲見四人下樓立燈前一紗帽朱衣一方巾
道服餘二人皆煖帽皮袍相與嘆息少頃有女裝者五
人亦來掩泣于燈前有高年婦人指帳中曰可託此人
紗帽者搖手曰無濟且泣曰吾當求張先生存吾門一
線耳互相勸慰或坐或行壻悻極不能出聲迨五鼓方
相扶上樓桌下忽走出一黑面人急上梯挽紅衣者曰
獨不能爲我留一錢耶紅衣者唯唯時鷄已明黑面人
奔桌下去壻後窗微亮披衣入內叩樓上何人所居曰
新年供祖先神像無人住也壻上樓觀像衣飾狀貌與
所見同心不解所以秘而不言先是徐氏三子皆受業

于張有凌先生是年張館松江五月中以病歸乞其弟子行權館徐故富家皆不欲出張強之主人命第三子往有阿壽者奴產子也向事張謹因命同往主僕出門未二十日杭州蝦蟆瘟大作徐一家上下十二口死者十人惟第三子與阿壽以外出故免聞喪歸壻以所見語之徐愕然曰阿壽之父名阿黑以面黑故也君所見從桌下出者是矣

蔣文恪公說二事

余座主蔣文恪公居李廣橋賜第自言少時讀書平臺其地與他屋隔遠每夜坐呼人輒有應聲而無人至一

夜欲溲窓外月不盛明又無相伴者乃呼其所隨僮名
應聲荅令之入卒不入啟戶出見一人方枕外牆門闕
以頭向內而應公初疑爲某僮醉罵之其卧如故公怒
急主闕邊思朴之見所卧人長三尺方巾皂衣白鬚如
掩所塑土地樣公喝之其人冉冉沒矣

公父文肅公戒子孫不得近優人故終文肅之世從無
演戲觴客之事文肅歿後十年文恪稍稍演戲而不敢
蓄養伶人老奴顧升乘文恪燕坐談及梨園愆患曰外
間優人總不若家伶爲佳且便于傳喚家中奴產子甚
衆何不延教師擇數奴演之文恪心動未荅忽見顧升

驚怖面色頓異兩手如受桎梏身倒于地以頭鑽入椅
脚中由一椅脚穿至第二椅脚田第二椅脚穿至第三
椅脚自首至足若納于匣呼之不應公急召巫醫百計
解救夜半始甦曰怕殺怕殺方前言畢時見一長人控
奴出先老主人坐堂上聲色俱厲曰爾爲吾家世僕吾
之遺訓爾豈不知何得導五郎蓄戲子着搥打四十活
掩棺中奴悶絕不知所爲最後聞遠遠有呼喚聲奴在
棺中欲應不能後稍覺清快亦不知何以得出驗其髻
果有青黑痕

獵戶除狐

海昌元化鎮有富家卧房三間在樓上日間人俱下樓
理家務一日其婦上樓取衣樓門內閉加櫪焉因思家
中人皆在下誰爲此者板隙窺之見男子坐于床疑爲
偷兒呼家人齊上其人大聲曰我當移家此樓我先來
家眷行且至矣假爾床桌一用餘物還汝自窻間擲其
箱篋零星之物于地少頃聞樓上聚語聲三間房內老
幼雜沓敲盤而唱曰主人翁主人翁千里客來酒無一
鍾其家畏之具酒四桌置庭中其梟卽憑空取上食畢
復從空擲下此後亦不甚作惡富家延道士爲驅除方
在外定議歸樓上人又唱曰狗道狗道何人敢到明日

道上至方布壇若有物捶之踉蹌奔出一切神像法器
皆撒門外自此日夜不寧乃至江西求張天師天師命
法官某來其怪又唱曰天師天師無法可施法官法官
來亦枉然俄而法官至若有人粹其首而擲之面破衣
裂法官大慚曰此怪力量大須請謝法官來纔可謝住
長安鎮某觀中主人迎謝來立壇施法怪竟不唱富家
喜甚忽紅光一道有白鬚者從空中至樓呼曰毋畏謝
道士謝所行法我能破之謝坐廳前誦經擲鉢于地走
如飛周廳盤旋欲飛上樓者屢矣而終不得上須臾樓
上搖銅鈴琅琅聲響鉢遂委地不復轉動謝驚曰吾力

竭不能除此怪卽取鉢走而樓上歡呼之聲徹牆外自
是作祟無所不至如是者又半年冬暮大雪有獵戶十
餘人求借宿其家告以借宿不難恐有擾累獵戶曰此
狐也我輩獵狐者也但求燒酒飲醉當有以報君其家
卽沽酒具穀饌徹內外燃巨燭獵戶盡飲大醉各出鳥
鎗裝火藥向空點放烟塵障天竟夕震動迨天明雪止
始去其家方慮驚駭之當更作祟乃竟夕悄然又數日
了無所聞上樓察之則羣毛委地窗榻盡開而其怪遷
矣

新齊諧卷五

隨園戲編

城隍替人訓妻

杭州望仙橋周生業儒婦凶悍數忤其姑每歲逢佳節着麻衣拜姑于堂詎其死也周孝而懦不能制妻惟日具疏禱城隍神願殛婦以安母章凡九焚不應乃更爲忿語責神無靈是夕夢一卒來曰城隍召汝周隨往入疏廟中城隍曰爾婦忤逆狀吾豈不知但查汝命只一妻無繼妻恰有子二人爾孝子胡可無後故暫寬汝婦汝何嘵嘵周曰婦惡如是奈堂上何且某與婦恩義旣

絕又安得有嗣城隍曰爾昔何媒曰范陳二姓乃命拘二人至責曰某女不良而汝爲媒嫁于孝子害皆由汝呼杖之二人不服曰某無罪女處閨中其賢否某等無由知周亦代爲祈免曰二人不過要好作媒非貪媒錢作誑語者與伊何罪據某愚見婦人雖悍未有不畏鬼神念經拜佛者但求城隍神呼婦至示之懲警或得改逆爲孝事未可定城隍曰甚是但爾輩皆善類故以好面目相向婦凶悍非吾變相不足示威爾輩無恐命藍面鬼持大鎖往擒其妻而以袍袖拂面頃刻變成青靛色朱髮睜眼召兩旁兵卒執刀鋸者皆猙獰兇猛油鎗

肉磨置列庭下須臾鬼牽婦至敲齧跪階前城隍厲聲
數其罪狀取登註冊示之命夜叉拉下剝皮放油鍋中
婦哀號伏罪請後不敢周及兩媒代爲之請城隍曰念
汝夫孝姑宥汝再犯者有如此刑乃各放歸次日夫婦
證此夢皆同婦自此善視其姑後果生二子

文信王

湖州同徵友沈炳震嘗晝寢書堂夢青衣者引至一院
深竹蒙密中設木牀素几几上鏡高丈許青衣曰公炤
前生沈自炤方巾朱履非本朝衣冠矣方錯愕聞青
衣曰公炤三生沈又自炤則烏紗紅袍玉帶皂靴非儒

舊衣冠矣有蒼頭闖然入跪叩頭曰公猶識老奴乎奴
嘗從公赴大同兵備道任者也今二百餘年矣言畢泣
于文卷一冊獻沈沈問故蒼頭曰公前身在明嘉靖間
姓王名秀爲大同兵備道今日青衣召公爲地府文信
王處有五百鬼訴冤請公質問老奴記殺此五百人非
公本意起意者乃總兵某也五百人本劉七案內敗卒
降後又反故總兵殺之以杜後患公曾有手書勸阻總
兵不從老奴恐公忘記此書難以辨雪故袖此稿奉公
沈亦恍然記前世事與慰勞者再青衣請曰公步行乎
乘轎乎老僕阿曰安有監司大員而步行者呼一輿三

夫甚華拔沈行數里許前有官闕魏弢中坐王者冕旒
白鬚旁吏絳衣烏紗持文簿呼兵備道王某進王曰且
止此總兵事也先喚總兵有戎裝金甲者從東廂入沈
視之果某總兵舊同官也王與問答良久語不可辨隨
喚沈沈至揖王而立王曰殺劉七黨五百人總兵業已
承認公有書勸止之與公無干然明朝法總兵亦受兵
備道節制公今之不從則平日懦惡可知沈唯唯謝過
總兵爭曰此五百人非殺不可者也曾詐降復反不殺
則又將反總兵爲國殺之非爲私殺也言未已階下黑
氣如墨聲啾啾遠來血臭不可耐五百頭拉雜如滾毯

齊張口露牙來嚙總兵兼睨沈沈大懼向王拜不已且以袖中文書呈上王拍案厲聲曰斷頭奴詐降復反事有之乎羣鬼曰有之王曰然則總兵殺汝誠當尙何噉噉羣鬼曰當時詐降者渠魁數人復反者亦渠魁數人餘皆脅從者也何可盡殺且總兵意欲迎合嘉靖皇帝嚴刻之心非真爲國爲民也王笑曰說總兵不爲民可也說總兵不爲國不可也因諭五百鬼曰此事沉攢二百餘年總爲事屬因公陰官不能斷今總兵心迹未明不能成神去汝等怨氣未散又不能托生爲人我將以此事狀上奏玉皇聽候處置惟兵備道某所犯甚小且

有勸阻手書爲據可放還陽他生罰作富家女子以懲其柔懦之過五百鬼皆手特頭叩階嚙嚙有聲曰惟大王命王命青衣者引沈出行數里仍至竹密書齋老僕迎出驚喜曰主人案結矣跪送再拜青衣人呼至鏡所曰公視前生果仍巾履一前朝老諸生也青衣又呼曰曰公視今生不覺驚醒汗出如雨仍在書堂家人環哭道暈去一晝夜惟胸間微溫文信王官闕扁對甚多不能記憶只記官門外金鑄一聯云陰間律例全無那有法重情輕之案件天上算盤最大只等水落石出的時

辰

吳三復

蘇州吳三復者其父某饒于財晚年中落所存只萬金而負人者衆一日謂三復曰我死則人望絕汝輩猶得以所遺資生遂縊死三復實未防救其友顧心怡者探知其事偽設乩仙位而召三復請仙三復往焚香叩頭乩盤大書曰余爾父也爾明知父將縊死而汝竟不防于事先又不救于事後汝罪重不日伏冥誅矣三復大懼跪泣求懺悔乩盤又書曰余舐犢情深爲汝想無他法惟損三千金交顧心怡立斗姥閣一以超度我之亡魂一以懺汝之罪孽方可免死三復深信之卽以三千

金與顧立收券爲憑顧僞辭讓若不得已而後受者少頃飲三復酒乘其醉遣奴竊其券焚之三復歸家券已遺失遣人促顧立閣顧曰某未受金何能立閣三復心悟其姦然其時家尙有餘亦不與校又數年三復窘甚求貸于顧顧以三千金營運頗有贏餘意欲以三百金周給之其叔某止之曰若與三百則三千之說遂真矣是小不忍而亂大謀也心怡以爲然卒不與三復控官俱以無券不准三復怨甚作牒詞訴于城隍焚牒三日卒再三日顧心怡及其叔某偕亡其夜顧之鄰人見蘇州城隍司燈籠滿巷時乾隆二十九年四月事

影光書樓事

蘇州史家巷蔣申吉余年家子也有子娶徐氏年十九
琴瑟頗調生產彌月忽置酒喚郎君共飲曰此別酒也
半與君緣滿將去昨日宿冤已到勢難挽回諺曰夫妻
本是同林鳥大難來時各自飛我死後君亦勿復相念
言畢大慟蔣愕然猶慰以好語氏忽擲杯起立豎眉瞋
目非復平日容顏臥牀上向西大呼曰汝記萬歷十二
年影光書樓上事乎兩人設計害我我死何慘呼畢以
手批額血出未已又以剪刀自刺察其音山東人語也
蔣家人環跪哀求卒不解如是者三日有某和尚者素

有道行申言將遣人召之徐氏厲聲曰余汝家祖宗也汝敢召僧驅我乎卽作蔣氏之祖父語口吻宛然呼奴婢名一一無爽責子孫不肖事某某亦復似是而非有中有不中和尙至門徐氏喑曰禿奴可怖且去且去和尚甫出則又罵曰汝家媳婦房中能朝夕使和尚居乎和尚謂申言曰此前世冤業已二百餘年纔得尋着積愈久者報愈深老僧無能爲走出不肯復來徐氏遂死死時面如裂帛竟不知是何冤此乾隆二十九年二月

波兒象

蘇布政司書吏王文賓晝寢聞書室有布衣絳纒聲視之一吏卒也見使昏迷身隨之行至一處殿宇清嚴中坐兩官一白鬚年老者上坐一壯年面麻而黑鬚者旁坐階下以金絲熏籠罩一獸狀如猪尖嘴綠毛見王來張嘴奮躍欲前相嚙王懼跪身向左左一人藍縷枯瘠狀如乞丐怒目睨王白鬚官手招王跪近前問曰五十三兩之項汝曾記得乎王愕然不解壯年者笑曰長船變價案也汝前生事耳王恍然悟是前明海運一案前明海運既停海船數百隻追價充公王前世亦爲江蘇書吏專司此案運丁追比無出湊銀賄王圖准充銷

爲居間者中飽案仍不結此藍縷者乃追比縊死之運
丁也王悟前世事由卽侃侃實對兩官點頭曰冤既有
主常別拘中飽者治罪汝可回陽命隸卒引出黃埃蔽
天王知爲泉下問獄卒曰彼乞丐脫我者吾知爲冤鬼
矣彼似猪非猪欲啗我者是何物耶隸卒曰此名波兒
象非猪也陰間畜養此獸凡遇案件訊明罪重之人卽
付彼吞噬如陽間投界豺虎故事王悚然行至大河側
被隸卒推入水驚醒妻子環榻而泣昏沉者已三日矣

斧斲狐尾

河間府丁姓者不事生業以狎邪爲事聞某處有狐仙

遇人丁獨往以名帖投之願爲兄弟是晚狐果現形自稱愚兄吳清年五十許相得如平生歡凡所求請愚兄必爲張羅丁每夸于人以爲交人不如交狐一日丁謂莫曰我欲往揚州觀燈能否狐曰能河間至揚離二千里弟衣我衣閉目同行便至矣從之憑空而起兩耳聞風聲頃刻至揚有商家方演戲丁與狐在空中觀忽聞場上鑼鼓聲喧關聖單刀步出狐大驚舍丁而奔丁不覺墜于席上商人以爲妖械送江都縣鞫訊再三解回原籍見狐咎之狐曰兄素膽小聞關帝將出故奔且偶憶汝嫂故急歸丁問嫂何在曰我狐也焉能婚娶不過

麗迷良家婦耳鄰家李氏女卽汝嫂也丁心動求見嫂
狐曰有何不可但汝人身無由入人密室我有小襖汝
着之便能出入窗戶如履無人之境丁如其言竟入李
家李女久被狐蠱狀如白痴丁登其牀女卽與交女爲
狐所染氣奄奄矣忽近人身酣暢異常病亦漸愈丁告
以故女秘之不言而漸漸有樂丁厭狐之意狐知之召
可語曰開門揖盜兄之罪也近日嫂竟愛弟而憎我弟
醫兩世人身女子愛之誠宜然非兄之醜亦無由顯弟
之美也丁問故狐曰凡男子之陰以頭上肉肥重爲貴
年十五六卽脫穎出皮不裹稜嗅之無穢氣者人類也

皮裹其頭不淨稜下多腐渣而筋勝者獸類也弟不見
羊馬猪狗之陰非皆皮裹頭尖而以筋皮勝者乎出其
陰示之果細瘦而毛堅如錐丁聞之愈自得也狐妬丁
毒婦寵陰就女子之牀取小襖歸丁傍晚鎖窗窗不開
突塊然墜地女家父母大驚以爲甚怪先噴衄血繼沃
陳溺針灸備至受無量苦丁以實情告其家不信幸女
愛之私爲解脫曰彼亦被狐惑耳不知送之還家丁得
脫歸將尋狐咎之狐避不見是晚大書一紙貼丁門曰
陳平盜嫂宜有此報從此折開弟兄分竈嗣後丁與女
斷狐仍往其家設醺步罡終不能禁女一胎生四子面

狀皆人類而尻多一尾落地能行頗盡孝道時隨父出採蔬果奉母一日狐來向女泣曰我與卿緣盡矣昨泰山娘娘知我蠱惑婦人罰砌進香御路永不許出境吾將攜四子同行袖中出一小斧交其女曰四兒子尾不斷終不得修到人身卿人也爲我斷之玄如其言各拜謝去

洗紫河車

四川酆都縣皂隸丁愷持文書往夔州投遞過鬼門關見前有石碑上書陰陽界三字丁走至碑下摩觀良久不覺已出界外欲返迷路不得已任足而行至一古廟

神像剝落其旁牛頭鬼蒙灰絲蛛網而立丁憐廟中之
無僧也以袖拂去其塵網又行二里許聞水聲潺潺中
聞長河一婦人臨水洗菜菜色甚紫枝葉環結如芙蓉
諦視漸近乃其亡妻妻見丁大驚曰君何至此此非人
間丁告之故問妻所居何處所洗何菜妻曰妾亡後爲
閻羅王隸卒牛頭鬼所娶家住河西槐樹下所洗者卽
世上胞胎俗名紫河車是也洗十次者兒生清秀而貴
洗兩三次者中常之人不洗者皆愚穢濁之人閻王以
此事分派諸牛頭管領故我代夫洗之丁問妻可能使
我還陽否妻曰待吾夫歸商之但妾旣爲君婦又爲鬼

妻新夫舊夫殊覺啟齒爲羞語畢邀至其家談家常訊親故近狀少頃外有敲門者丁懼伏牀下妻開門牛頭鬼入取牛頭擲于几上一假面具也旣去面具自言笑宛若平人謂其妻曰憊甚今日待閻王審大案數十脚跟立久酸痛須斟酒飲我徐驚曰有生人氣且嗅且尋妻度不可隱拉丁出叩頭告之故代爲哀求牛頭曰是人非獨爲妻故將救之是實丁我有德我在廟中蒙灰滿面此人爲我拭淨是一長者但未知陽數何如我明日往判官處偷查其簿便當了然命丁坐三人共飲有餚饌至丁將舉箸牛頭與妻急奪之曰鬼酒無妨鬼

肉不可食食則常留此間矣次日牛頭出及暮歸欣欣
然賀曰昨查陰司簿冊汝陽數未終且喜我有出關之
正可送汝出界手持肉一塊紅色臭腐曰以贈汝可
發大財丁問故曰此河南富人張某之背上肉也張有
惡行閻王擒而鈎其背于鐵錐山半夜肉潰脫逃去現
在陽間患發背瘡千醫不愈汝往以此肉研碎敷之卽
愈彼必重酬汝丁拜謝以紙裹而藏之遂與同出關牛
頭卽不見丁至河南果有張姓患背瘡醫之痊獲五百
金

石門屍怪

浙江石門縣里書李念先催租下鄉夜入荒村無旅店
遙望遠處茅舍有燈向光而行稍近見破籬欄門中有
呻吟聲李大呼里書某催糧求宿可速開門竟不應李
從籬外望見遍地稻草草中有人枯瘠如用灰紙糊其
面者面長五寸許闊三寸許奄奄然臥而宛轉李知爲
病重人再三呼始低聲應曰客自推門李如其言入病
人告以染疫垂危舉家死盡言甚慘強其外出買酒辭
不能許謝錢二百乃勉強爬起持錢而行壁間燈滅李
倦甚倒臥草中聞草中颯然有聲如人起立者李疑之
取火石擊火照見一蓬髮人枯瘦更甚面亦潤三寸許

子不語怪力亂神
眼閉血流形同僵屍倚草直立問之不應李驚乃益擊
火石每火光一亮則僵屍之面一現李思遁出坐而倒
追退一步則僵屍進一步李愈駭扶籬而奔屍追之踐
草上簌簌有聲狂奔里許闖入酒店大喊而仆屍亦仆
酒家灌以薑湯蘇具道其故方知合村瘟疫追人之屍
卽病者之妻死未棺殮感陽氣而走魄也村人共往尋
沽酒者亦持錢倒於橋側離酒家尙五十餘步

空心鬼

杭州周豹先家住東青巷屋之大廳上每夜立一人紅
袍烏紗長髯方面旁侍二人瑣小猥鄙衣青衣聽其使

喚其胸以下至肚腹皆空透如水晶人視之雖隔肚腹猶望見廳上所挂畫也周氏郎年十四臥病見烏紗者呼從者謀曰若何而害之從者曰明日渠將服盧浩亭之藥我二人變作藥渣伏碗中俾渠吞入便可抽其肺腸次日盧浩亭來診脈畢周氏郎不肯服藥告家人以鬼語如此家人買一鍾馗挂堂上鬼笑曰此近視眼鍾馗先生目昏昏然人鬼不辨何足懼哉蓋畫者祇爲小鬼鍾馗取耳鍾馗忍癢微合其目故也居月餘鬼又言曰是家氣遲未衰闢之無益不如他去烏紗者曰若如此空過一家將來成例何以得血食乎掄其指曰今已

周年可索一屬猪者去未幾果一奴屬猪者死而主人愈周氏家人至今呼爲空心鬼

畫工畫僵尸

杭州劉以賢善寫照鄉人有一子一父而居室者其父死子外出買棺囑鄰人代請以賢爲其父傳形以賢往入其室虛無人焉意死者必居樓上乃躡梯登樓就死人之牀坐而抽筆尸忽蹶然起以賢知爲走尸坐而不動尸亦不動但閉目張口翕翕然眉擡肉皺而已以賢念身走則尸必追不如竟畫乃取筆申紙依尸樣描摹每臂動指運尸亦如之以賢大呼無人答應俄而其子

上樓見父尸起驚而仆又一鄰上樓見尸起亦驚滾落樓下以賢窘甚強忍待之俄而擡棺者來以賢徐記尸走畏蒼帚乃呼曰汝等持蒼帚來擡棺者心知有走尸之孽持帚上樓拂之倒乃取薑湯灌醒仆者而納尸入棺

鶯嬌

揚州妓鶯嬌年二十四矢志從良有柴姓者娶爲妾婚已定太學生朱某慕之以十金求歡妓受其金締曰夢來當與郎同寢朱臨期往則花燭盈門鶯嬌已登簾朱知爲所誑悵然返逾年鶯嬌病瘵卒朱忽夢見

鸞嬌披黑衫直入朱門曰我來還債鸞而醒明日家產
黑牛向朱依依若相識者賣之竟得十金狎邪之費
尙且不可苟得也如此

旁觀因果

常州馬秀才士麟自言幼時從父讀書北樓窗開處與
賣菊叟王某露臺相近一日早起倚窗望天色微明見
王叟登臺澆菊畢將下臺有擔糞者荷二桶升臺意欲
助澆叟色不悅拒之而擔糞者必欲上遂相擠于臺坡
天雨臺滑坡仄且高叟以手推擔糞者上下勢不敵遂
失足隕臺下叟急趨扶之未起而雙桶壓其胸兩足蹶

然直矣叟大駭噤不發聲曳擔簦者是聞後門置之河
干復舉其桶置尸傍歸閉門復臥馬時雖幼念此關人
命事不可妄談掩窗而已日漸高聞外轟傳河干有死
人里保報官日午武進知縣鳴鑼至忤作跪啟尸無傷
係失足跌死官詢鄰人鄰人齊稱不知乃命棺殮加封
焉出示招尸親而去事隔九年馬年二十一入學爲生
員父亡家貧卽于幼時讀書所招徒授經督學使者劉
真龍將臨歲考馬早起溫經開窗見遠巷有人肩兩桶
冉冉來諦視之擔簦者也大駭以爲來報叟仇俄而過
門不入別行數十步入一李姓家李頗富亦近鄰而

望者也馬愈疑起尾之至李門其家蒼頭踉蹌出
家娘子分娩甚急將往招收生婆問有擔桶者入
曰無言未畢門內又一婢出曰不必招收生婆娘子
已產一官人矣馬方悟擔糞者來託生非報仇也但竊
怪李家頗富擔糞者何修得此自此留心訪李家兒作
何舉止又七年李氏兒漸長不喜讀書好畜禽鳥而王
叟康健如故年八十餘愛菊之性老而彌篤一日有馬
又早起倚窗叟上臺灌菊李氏兒亦登樓放鴿忽十餘
鴿飛集叟花臺欄杆上兒懼飛去再三呼鴿不動兒不
得已尋取石子擲之誤中王叟叟驚失足墮于臺下良

久不起兩足蹶然直矣兒大駭噤不發聲嘿嘿掩窗去
日漸高叟之子孫咸來尋翁知是失足跌死哭殮而已
此事聞于劉繩菴相公相公曰一擔糞人一叟報復之
巧如此公平如此而在局中者彼此不知賴馬姓人冷
觀歷歷然則天下事吉凶禍福各有來因當無絲毫舛
錯而惜乎從旁冷觀者之無人也

徐四葬女子

攔牙喇徐四居京城金魚衛衛家貧屋內外五間兄嫂
二人同居兄外出直宿嫂素賢謂徐四曰北風甚大室
一煖炕吾與叔俱畏寒而又不便同炕宿我今夜歸

母家以炕讓叔叔唯唯嫂遂歸寧夜二鼓月色微明
叩門者走入美少年貂帽狐裘手挈一囊坐炕上泣
曰君救我我非男子君亦不必問我所由來但許我一
帽我以貂裘爲贈解其囊示徐金珠首飾約值萬金徐
年少見其美貌懷竇意不能無動然終不知何家女留
之懼禍拒之不忍乃曰奶奶姑坐我與鄰人商量卽歸
女曰諾徐自外掩門奔往善覺寺告方丈僧圓智圓智
耆高年有道徐素所敬也圓智聞之亦大駭曰此必大
家貴妾有故奔出留之有禍拒之不忍子不如在我菴
中坐以待旦俟天明歸家未遲徐以爲然圓智之弟子

某素無賴聞之乃僞作徐還家狀開門滅燈入遽上炕抱女子臥矣是夜其兄值宿苦寒以取皮衣故四更還家持燈照炕下有男子履大怒以爲妻與叔姦拔腰間刀連斷兩頭奔告岳家入門大呼妻自內走出其兄驚仆地以爲鬼也正喧嚷間而徐四與圓智亦來方知誤殺之因相與報官刑部以爲殺姦律本勿論但懸女頭招尸親竟無認者徐四憐女子之送死鬻其金珠爲收葬焉

羊踐前緣

康熙五十九年山東巡撫李公樹德生日司道各具羊

酒爲壽連日演戲諸幕客互相娛宴徹夜不臥有刑名
龔先生酒酣逃席入房將就寢聞紗帳內囁囁有聲若
雪交媾狀怒以爲他幕客耽優童借其牀爲淫所大
呼揭帳則兩白羊跪而人淫卽羣官送禮之羊也見人
驚散張笑以爲奇徧告同人少頃張昏迷仆地以手自
批其頰罵曰老奴可惡我與謝郎生死因緣隔四百七
十年方得一聚談何容易又被汝驚散破人婚姻罪不
可饒言畢又自批頰撫軍聞之來視笑慰之曰謝家姪
子何必如此吾生日本意放生行善今將爾等數百隻
盡行放生聽汝配偶以了夙緣何如張聽畢叩首曰謝

大人躍然起矣此事梁瑤峰相公言

鬼神欺人以應劫數

本朝定鼎後有顧姓者妄欲糾常熟無錫兩邑民爲亂
有點者某知其無益而難于相禁乃號于衆曰某村關
帝廟甚靈盍禱于帝取周將軍鐵刀重百二十斤者投
河以卜之沉則敗不可起兵浮則勝可以起兵其意以
爲鐵刀必沉之物故試之以阻衆也先禱于神聚衆投
刀刀浮水面如蕉葉一片衆驚喜卽曰揭竿起者數萬
人俄而王師至剿絕無遺

楚陶

隆丙寅夏江陰縣民徐甲家患黑眚火焚其突矢盈
庭號嘯嗥無寧夕里人咸患苦之時邑令劉君翰長粵
名士也禱於神不應延羽士賽祈不應乃記劉少司
星煒爲文禱於城隍令齋沐投爐宿神廡下聽命翌
日無所兆但爐灰墳起作楚陶二字令謂曰汝豈與楚
人陶姓有冤乎甲大驚吐實云甲幼年訪其宗人某往
武昌路患惡疾同行者委之于道分轉溝壑死矣有一
丐者雄軀深目分糗糗食之攜與同乞月餘病良已丐
者以力凌其曹偶所得獨贏因省嗇爲甲作歸計竟得
歸甲素有心計爲人傭租得婚娶且小阜矣亡何丐忽

至挾巨囊顏色窘甚叩之曰曩別後鼠身緣林浮沉湖
洲間二十載今事敗捕急請從子而庇焉甲唯唯諾其
子子謂功令匿盜者與盜同罪不如放之使逸甲方囑
囑未決忽伍伯數人入繫其人以去甲大驚有拍手笑
子房者其子婦也曰大恩不報新婦知若父子不忍故
已通知捕快召之入矣獲厚賞且得賞何懼爲民無可
奈何顧常大恨不意其崇至於此也劉令曰盜劫人而
殺盜盜當其罪何厲之能爲顧汝享其利則汝亦盜
盜人烏能庇盜無何崇益甚燬其家殆盡子若婦先
卒崇乃絕

藏魂罈

實妖符邪術最盛貴州臬使費元龍赴滇家奴張姓
馬上一忽大呼墜馬左腿失矣費知妖人所爲張示云
能補張某腿者賞若干隨有老人至曰是某所爲張在
省時倚主人勢威福太過故與爲惡戲張亦哀求老人
解荷包出一腿小若蝦蟆呵氣持咒向張擲之兩足如
初竟領賞去或問費公何不威以法曰無益也在黔時
有惡棍某案如山積官府殺之投尸於河三日還魂五
日作惡如是者數次訴之撫軍撫軍怒請王命斬之身
首異處三日後又活身首交合頸邊隱隱然紅絲一條

作惡如初後毆其母母來控官手一鐔曰此逆子藏魂
鐔也逆子自知罪大惡極故居家先將魂提出煉藏鐔
內官府所刑殺者其血肉之體非其魂也以久煉之魂
治新傷之體三日即能平復今惡貫滿盈毆及老婦老
婦不能容求官府先毀其鐔取風輪扇扇散其魂再加
刑於其體庶幾惡子乃真死矣官如其言杖斃之而驗
其尸不浹旬已臭腐

老嫗爲妖

嘉慶二十年京師人家生兒輒患驚風不周歲便亡兒
時有一黑物如鴟鵂盤旋燈下飛愈疾則小兒喘聲

愈急待兒氣絕黑物乃去未幾某家兒又驚風有待衛
鄂來者素勇聞之怒挾弓矢相待見黑物至射之中弦
而飛有呼痛聲血涔涔灑地逆之踰兩重牆至李大司
竈家之竈下乃滅鄂挾矢來竈下李府驚爭來問訊鄂
與李素有戚道其故大司馬命往竈下覓之見旁屋內
一綠眼姬插箭於腰血猶淋漓形若獼猴乃大司馬官
雲南時帶歸苗女最篤老自云不記年歲疑其爲妖拷
問之云有咒語念之便能身化異鳥專待二更後出食
小兒腦所傷者不下數百矣李公大怒細縛置薪火焚
之嗣後長安小兒病驚風竟斷

署雷公

蔡源董某弱冠時暑月晝臥忽夢奇鬼數輩審視其面
相謂曰雷公患病此人嘴尖可替代也授以斧納其袖
中引至一處壯麗如王者居立良久召入冠冕旒者坐
殿上謂曰樂平某村婦朱氏不孝於姑合遭天殛適雷
部兩將軍俱爲行雨過勞現在患病一時不得其人功
曹輩薦汝充此任汝可領符前往董拜命出自視足下
雲生閃電環繞公然一雷公矣頃刻至樂平界卽有社
公導往董立空中見婦方詬誶其姑觀者如堵董取袖
中斧一擊斃之聲轟然萬衆駭跪歸復命王者欲留供

縣以母老辭王亦不強問董何業曰應童子試王顧左右取郡縣冊閱之曰汝某歲可遊庠遂醒急語所親詣樂平縣驗之果然震死一婦時日悉合方閱籍時董寤睨邑試一名爲程雋仙二名爲王佩葵次年皆驗

捉鬼

婺源汪啟明遷居上河之進士第其族汪進士波故宅也乾隆甲午四月一日夜夢魘良久寤見一鬼逼幅立高與屋齊汪素勇突起搏之鬼急奪門走而誤觸牆狀甚狼狽汪追及之抱其腰忽陰風起殘燈滅不見鬼面目但覺手甚冷腰胸如囊欲喊集家人而聲噤不能出

久之極力大叫家人齊應鬼形縮小如嬰兒各持炬來
照則所握者壞絲綿一團也窗外瓦礫亂擲如雨家人
咸怖勸釋之汪笑曰鬼黨虛嚇人耳奚能爲倘釋之將
助爲祟不如殺一鬼以懲百鬼因左手握鬼右手取家
人火炬燒之膈膊有聲鮮血迸射臭味不可聞迨曉四
鄰驚集聞其臭無不撩鼻者地上血厚寸許腥膩如膠
竟不知何鬼也王葑亭舍人爲作捉鬼行紀其事

某侍郎異夢

乾隆二十年某侍郎督視黃河駐劄陶莊歲除夕矣侍
者素勤騎正馬跟從者四人持懸火巡河行冰淖中一

黃茅白葦自覺懷然見草中有支布帳而露燭光者
召問則主簿某也侍郎愛其勤大加誇獎主簿請曰大
人除夕至此夜已三鼓天寒風緊回館尙遠某有度歲
酒般獻上一醉何如侍郎笑而受之飲數觴乃歸公館
解衣臥夢中依舊騎馬看河覺所行處便非前境最
後黃沙茫茫行二里許有火光出廬舍間就之老嫗迎
門細視卽其亡母太夫人也見侍郎驚曰汝何至此侍
郎告以奉命看河之故太夫人曰此非人間汝旣來
汝何能歸侍郎方悟太夫人已亡己身已死遂大哭太
夫人曰河西有老和尚法力甚大吾帶汝往求之侍郎

隨行至一廟莊嚴如王者居南面坐一老僧閉目無言
侍郎跪階下再拜僧不爲禮侍郎問我奉 天子命看
河因何至此僧又無言侍郎怒曰我爲 天子大臣縱
有罪當死亦須示我使我心服何嘿嘿如啞羊耶老僧
笑曰汝殺人多矣祿折盡矣尙何問爲侍郎曰我殺人
雖多皆國法應誅之人非我罪也僧曰汝當日辦案時
果只知有國法乎抑貪圖迎合固寵遷官乎取案上如
意直指其心侍郎覺冷氣一條直逼五臟心赅赅然跳
不止汗如雨下惶悚不能言良久曰某知罪矣嗣後改
過何如僧曰汝非改過之人今日恰非汝壽盡之日願

左右沙彌云領他出放他歸沙彌同行昏黑中開其拳
出一小珠光照黃河工次一段直至恂莊公館歷歷如
白晝太夫人迎來泣曰兒雖歸不久卽來無多時別也
遂依原路歸及門下馬而醒日已午矣衆河員賀節盈
門疑侍郎最勤何以元旦不起侍郎亦不肯明言其故
是年四月病嘔血竟以不起此事裴文達公爲余言

奉行初次盤古成案

北史稱毘騫國王頭長三尺至今不死子嘗疑其誣康
熙間浙人方文木泛海被風吹至一處宮殿巍峨上署
毘騫國三字方大驚俯伏殿外兩霞帔者引之入有長

頭王上坐冕如巨桶珍珠四垂鬚拂拂然相觸有聲問
文木曰汝浙人乎曰然王曰離此五十萬里矣塲文木
飯米大如棗文木知王神靈跪拜求歸王顧謂侍臣曰
取第一次盤古皇帝成案替他一查文木大駭叩頭曰
盤古皇帝有幾個乎王曰天地無始無終有十二萬年
便有一盤古今來朝天者已有盤古萬萬餘人我安能
記明數目但元會運世之說已被宋朝人邵堯夫說破
可惜歷來開闢總奉行第一次開闢之成案尙無人說
破故風吹汝來亦要說破此故以曉世人耳文木不解
所謂王曰我且問汝世間福善禍淫何以有報有不報

耶天地鬼神何以有靈有不靈耶修仙學佛何以有成
有不成耶紅顏薄命而何以不薄者亦有耶才子命窮
而何以不窮者亦多耶一飲一啄何以有前定耶日食
山崩何以有劫數耶彼善推算者何以能知而不能免
耶彼怨天尤天者天胡不降之罰耶文木不能答主曰
嗚呼今世上所行皆成案也當第一次世界開闢十二
萬年之中所有人物事宜亦非造物者之有心造作偶
然隨氣化之推遷半明半暗忽是忽非如瀉水落地偶
成方圓如孩童着棋隨手下子既定之後竟成一本板
板賬簿生鐵鑄成矣乾坤將毀時天帝將此冊交代與

第二次開闢之天帝命其依樣奉行絲毫不許變動以
故人意與天心往往參差不齊世上人終日忙忙急急
正如木偶傀儡暗中有爲之牽絲者成敗巧拙久已前
定人自不知耳文木恍然曰然則今之所謂三皇五帝
卽前此之三皇五帝乎今之二十一史中之事卽前此
之二十一史中之事乎王曰然言未畢侍臣捧一冊至
上書康熙三年浙江方文木泛海至毘廬國應將前定
天機漏洩俾世人共曉仍送歸浙江云云文木拜謝臨
別泣下王搖手曰子胡然十二萬年之後我與汝又會
於此矣何必泣爲旣而笑曰我錯我錯此一泣亦是十

一萬年中原有此兩條眼淚故照樣謄錄我不必勸止也
也文木問王年壽左右曰王與第一次盤古同生不與
第千萬次盤古同死文木曰王不死則乾坤毀時王將
安歸王曰我沙身也歷劫不壞萬物毀壞變爲泥沙而
極矣我先居於極壞之處劫火不能燒洪水不能淹惟
爲惡風所吹蕩上至九天下至九淵殊覺勞頓每每植
坐數萬年等盤古出世覺日子太多殊可厭耳言畢口
嘔氣吹文木文木乘空而起仍至海船上月餘歸浙以
此語毛西河先生先生曰人但知萬事前定而不知所
以前定之故今得是說方始豁然